

##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可爱婴儿取英名

□彭伟

精短  
小说

中秋前的一日清晨,旭日渐渐升起,沿着白色的云端,一望无垠地挥洒入地。朦朦胧胧的山丘、河池、屋舍,愈发清晰了。

远远地望去,仿佛一只辛勤的蚂蚁在山中爬行,一个身着黑衣的年轻汉子,手挑着两捆柴火,踩着刚刚铺开的阳光,一路下山。他是湖南省永兴县金龟乡牛头下村的木匠何先梓。他一心赶回家,两眼不是直视前方,就是望着脚下逼仄的山路,对于身边的美景——青竹绿水,熟视无睹。

“木匠真勤劳,一早上山砍柴,又急着赶回去,卖柴禾买月饼,给媳妇吃吧?”迎面走来的一位老乡问道。

何先梓赶紧抬头,顺手抹去额头上如雨暴下的汗珠,无奈地笑道:“想得美哦,家里穷得很,哪里还吃得起月饼啊。”

老乡“哎哎”,叹了几声气,蓦然地想起在省城的儿子寄来的月饼盒子,外面裹着半张《新闻报》,上面说皇帝三个月前搞的啥子变法,已让老佛爷给废止了……他还想再问砍柴的缘故,何先梓早已晃晃头,摔着长长的辫子,走出去有一里多路了。

太阳越升越高,何先梓的汗水,也越流越多。幸好,何家老宅已经在眼前了。那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清代建筑,青面灰顶,经过上百年的日晒夜露,古朴中有些斑驳。两侧的马头墙,翘角似的,高高耸起,颇有气势。正中是灰红色的长方形老门,上面雕着两个小柱似的门簪,下面垫着一对青白色的门枕石,十分典雅。何家祖上可是富裕的书香世家,编有家谱。在那谱上,清清楚楚地记载着:为了远离宋季兵燹,何家先祖迁入湖南郴州、衡山等地。元代进士何顺绅,出任过靖江知府,被奉为郴州永兴县何氏始祖。时至清末,昔日的进士家,早已衰败,就像听见何先梓推门的声响:“嘎吱”一声,让人觉得些许悠长,些许凄凉。家产大多变卖,唯有这座老宅未曾出售。

进入空荡荡的院子,何先梓还未来得及放好柴禾,就传来铿锵有力的“哇哇”啼哭声。邻家胡大婶喜气洋洋地抱着一个婴儿,从屋里出来,走向何先梓:“恭喜啊,是个男娃娃。何木匠,你家有人续香火了!”

“谢谢大婶啊!”何先梓一边接过婴儿,一边稍有愧色,微红着脸说,“添丁是件大事,早就和孩子妈合计过了,多砍些柴,卖些钱,当作喜钱给你。可没想到,这孩子‘火急火燎’的,这么快就来了。”

胡大婶没等他话完,就插道:“大家都是一个族的,又是几代邻居了,钱不要给我,还是给孩子妈,买些吃的,补补身子吧。”

“不不不,”何先梓接道,“今天我不在家,这娃说来就来,都靠你了。等我明天去了集市,卖了柴禾,把钱给你送去。”

胡大婶推辞不了,便先回去了。说来有趣,也许是血浓于水吧,那婴儿到了何先梓手上,居然不哭了。他进了房,看见妻子,正在闭眼小憩,又转眼盯着婴儿看。这可是他的儿子,怎么能不欢喜呢?

稀疏的黑头毛,细短的白毫毛,俊俏的脸庞,秀得像长琼,圆滚滚的手臂,胖得像粗藕,两只眼睛些许惺忪,一会儿要合眼,一会儿要望望爸爸,这孩子的确很可爱。倏忽,滴答一声过后,他咯咯地笑个不停。何先梓仔细一看,原来是头上的汗,无意掉在孩子脸上,逗得他有些兴奋。想起身上脏兮兮的,还要带孩子去祠堂入谱,何先梓便去厨房舀了点粥汤,喂他喝下,哄他先睡了会儿,自己这才去门前的池塘,摸了个澡。

时近中午,太阳高照,秋老虎要吃烤肉似的,照得地上热烘烘的。何先梓换上一件崭新的褂子,抱紧孩子,顾不得炎热,直奔祠堂去了。

胡大婶去池边洗衣服,何先梓家生娃的消息,很快就传遍了全村。族长听说了,明白添丁入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,已经撑着拐杖,先到一步,进了祠堂。他打开柜子,小心翼翼取出那套《何氏宗谱》,查阅着何先梓的名字。这时,何先梓也到了。他弯下腰,向族长问了好,行了礼。族长挥挥手:“罢了,罢了,按老规矩办吧。”于是,何先梓放下孩子后,熟稔地点了一炷香,拜了老祖宗,嘴里嘀咕了几句,祈祷得到保佑。

族长瞟了孩子几眼,觉得小家伙长相不错,态度和蔼了些:“阅过家谱,应该到‘普’字辈。你是个木匠,祖上几代都很穷,不如取字‘普发’,以求发达可否?”

“当然,当然,您老是举人,又是族长,说了肯定算。字是‘普发’,只是那名呢?”何先梓点着头问道。

“按照家谱的排序,名当取‘德’字,也的确是祖上积德,再添男丁啊,”族长答道,“听闻你归家时,他生了,外面已是旭日东升,现在又是秋阳高照,不如就叫‘德晟’吧。”

“好是好,只是最后那个字怎么写啊?”何先梓有些愧怍。

族长蘸了点茶水,在桌上写了个“晟”字:“看见了吗,上面为‘日’,取义太阳、光明;下面为‘成’,取义成功、繁荣。这个字是好,但寓意好啊。”

何先梓低下头,默默地记下“晟”字,暗下决心,自己读书少,日后一定要让儿子多读书,学文化。人如其名,那个何德晟长大后,还真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有文化的将军——何昆。



夏日

邱伟黎

## 高考只是一座通关的桥

□汤凯燕

心窗  
片羽

查到高考分,因超过预期,儿子兴奋地大叫大嚷,那一刻孩子外公,我的父亲笑眯眯地望着外孙,眼里闪着泪光。父亲说:“50多年了,我还经常做着上学的梦。”父亲天生好学上进,却因家庭成分,连中学的门也未有机会踏进。他上过三次六年级,甚至隐姓埋名,还是被阻隔在校门外。

如今人们一边痛骂着高考制度,一边全身心投入孩子学业。但在更好的制

度替代之前,高考不失为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。这几日读清华教授李强《当代中国社会分层》,里面提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公平观。一种是消除职业地位等等的一切差异,也即是取消竞争。另一种是“地位准入”的公平,承认竞争无法消除,只要人或人群进入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是公平的。

纵观历史,有多种准入机制,比如血统等级,比如推荐制度,比如熟人关系,比如选举制度等等。客观来说,根据考试成绩

来决定“地位准入”,进行人才筛选,更易被人们所接受,也更具公平性质。

现在的孩子虽辛苦,却仍是幸运的,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愈发多样,高考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拔方式,有更多的渠道可以实现自己。高考只是一座桥,有些孩子从桥上过,有些自桥下过,有的走得顺畅,有的是艰难通关模式。但是,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后续努力达到自己理想,只要不放弃。

## 望果节和赛牦牛

□米拉

藏地  
挥毫

来到画室的第一个八月的第一个周末,我们连续过了两天林卡。其中有一天是“望果节”。望果节是庆祝丰收的节日,一般在每年藏历的七八月间,青稞即将成熟之时。“望”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庄稼,“果”的意思是转圈,“望果节”顾名思义就是围着快要成熟的庄稼转圈,有着一份不言而喻的喜悦之情。当地的百姓们会穿上节日盛装,男人腰挎藏刀,女子身背经书,列队围绕着田地行走,一边走一边吹海螺、打鼓和欢呼,有些人手中拿着缠有五色布条的木棍“达达”,不停地按顺时针挥舞着,一起祈祷能招来运气、福分和财富。然后就是盛大的过林卡,各家都带上香浓的酥油茶、甜茶和各种好吃的,一起分享喜悦的心情。

这一年的望果节,达孜县白纳乡有个特色节目——赛牦牛。当我从师兄们口中听说骑牦牛还能进行比赛时,惊讶地把嘴张成了O型。我们提前一天就开始准备第二天过林卡的食物,用高压锅煮了牦牛肉、土豆,第二天大清早又开始预备几个开胃小菜。大约早上七点多,普琼老师拿来手机给我看了几段小视频,是一些牧民在微亮的天光中牵着牦牛从山上往下走。普琼老师家里世代是牧民,这些视频是他的一位亲戚发来的,他说这就是今天要比赛的牦牛。

上午9点,一切准备就绪,大老师和达瓦老师各开一辆车,后备箱里放满了食物。大家或乘老师的车,或开自己的摩托车、电瓶车,往白纳乡方向进发。从画室所在的德庆镇到白纳乡不过十几分钟车程,但是却立即置身于大山脚下,巍峨的青山直指蓝天,白云低低地浮在空中。一条乡间土路两边已经安上了铁丝网做的隔离带,有不少男女老少已经在隔离带后面占据了视野开阔的好位置。

这天我有了一位新同伴,央金师姐。第一次来画室见到的全是师兄,但听他们提起过,有唯一的一位师姐,只是最近不怎么来画室。当我第二次来到画室正式开始学习时,还是没有见到师姐。不过大家都说她应该快回来

了。“央金”在藏语里是妙音天女的意思,多好听的名字呀。在“老爸”索朗师兄回来后的第二天,师姐也回来了。坐在“老爸”对面地板上画画的我,不经意间发现“老爸”脸上漾起一丝羞涩的笑容,他轻声地念到“央金”,那淳朴的喜悦之情也立即感染了我。师姐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长长的睫毛,当她忽闪着双眸时,深邃的目光中仿佛流淌出一曲优美的旋律。师姐的座位在克珠师兄旁边,她也在画毕业作品。他们二人都用头戴式耳机罩住双耳,盘腿安坐在巨大的画框后面,安静得仿佛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,但他们的笔触却时刻都在精妙地运转着。

看牦牛比赛的时候,我就和央金师姐待在一起。她撑着一顶花伞,优雅地隔开阳光的侵扰,并招呼我一起待在伞底下。很快,牧民们就牵着牦牛缓缓进场,那些牦牛被装点得威武华贵,脖子上挂着镀银的绣片,双角之间缠着大红色的穗子,背上安着精美的鞍鞯,鞍鞯上绣着各种藏式吉祥图案,就连它们的尾巴上都挂着饱满的五彩穗子,有些牦牛的脖子上还戴着哈达。牵着牦牛的牧民也是今天的主角——骑手,他们也都穿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,里面是白色亚麻长袖大襟薄衫,外面罩一件藏式坎肩,再将藏袍缠系在腰间。骑手们大多蓄着长发,细致地编成一条长发辫,尾端系上一股粗粗的红色长穗子,再从后脑向前绕过脑门,结实地盘在头顶上。他们牵着盛装的牦牛慢慢踱着步子,朝着远处的比赛起点走去。

由于第一次看赛牦牛,我按捺不住激动好奇的心情,马上从师姐的伞下跑出来,跑到隔离栏边上,努力探出上半身,朝着起点望过去。却只见赛道上站着几位威风的老者,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和锃亮的皮鞋,戴着西部牛仔式样的毡帽,帽檐上还别着几支羽毛。他们耐心地在赛道上走来走去,让像我一样激动地伸出脑袋的人往后退一些,保持安全距离。安多师兄说,这几位都是老骑手,他们骑牦牛和驯牦牛经验丰富,过一会儿比赛开始后他们会保护观众的安全。

就在这时,发令枪突然响起来了。只见远处起点有四位骑手跨坐在牦牛身上,如疾风闪电一般,他们飞速向我们这边冲过来。牦牛的奔跑太烈了,庞大的身躯,粗壮的四肢,还有它们全身威武的装备,这场比赛马更震撼,地面都被牦牛踩踏得微微震荡起来。有一头牦牛跑得迅疾,但方向渐渐偏向观众席,直朝着我们这边冲过来。只见一位维持秩序的老骑手稍稍侧过身子,做出一个果决的手势,配合着口中的哨令,那牦牛竟乖乖地立即调整方向,又笔直地对准终点飞驰而去。而隔离栏内的我,已经被这激烈的一瞬震惊得缓不过神来。

一组牦牛赛完,起点处发令枪又响,不一会儿又是三头牦牛如疾风闪电般冲了过来,所到之处皆是欢呼喝彩之声。可下一分钟,人群中又爆发出大笑声,原来还有一头牦牛不听指令,自顾自慢慢在赛道上踱着小碎步,不疾不徐,姿势优美,骑在它身上的骑手屡发号令,牦牛都不为所动,继续保持自己的节奏。那位骑手也干脆放弃了争夺之心,朝大笑着的观众们挥舞起手中的鞭子,以夸张的手势行礼致敬,如明星走红毯般,跑完了这段赛程。

小组赛完后,每组获胜的牦牛再分组比赛,直至最终的决赛。不过我始终没弄清究竟是哪头牦牛夺魁,因为比赛之后每位骑手和牦牛都被献上了洁白的哈达,以表达对他们精彩表演的感谢。牦牛们的牛角上还被涂上了酥油,以祈祷它们身体健康,平安无灾。

牦牛比赛结束后,赛道旁临时搭建的舞台开始进行民族歌舞演出,表演者们来自不同的乡镇村庄,他们或展示歌喉,或集体起舞,气氛热闹极了。不远处还摆出很多地摊,有些是游艺项目,阿布师兄尝试了气枪射击气球,没想到竟然赢回一只洁白粉嫩的小兔子,大家赶忙在附近的田地里找萝卜叶子喂它吃。

热热闹闹的一天随着下午倏然而至的一场雷阵雨而不得不画上句号。在拉萨,雨水非常珍贵,但愿这场大雨会给即将成熟收割的青稞送上最甘甜的滋养吧。